

集部

山中集卷七

明 顧璘 撰

記類

賔菊堂記

賔菊先生治周易順陰陽之消息謝聞達於當時結白雲之廬開青草之池壘石而甃編篔而籬鉏雲寬畝種菊成畦惟時金風振宇玉霜肅林羣芳駕豔瑞品流馨

貞衆彩以呈姿殿百花而不伐臨風横態舞日生媚先生瞻對終日沉坐敬止樂而嘆曰真吾之佳賓也左右曰何哉取爾也先生曰盍觀乎其含化者如待沽以自韞展榮者如應期而覯光挺而抜者如賢秀拳而曲者如蹇蔵蹠者如特立不仆繁者如連茹而將傾而顧者如語翹而拱者如望其交加也如親其次第也如讓其正而直也如端人向而輔者如明相淡者如清修之彦麗者如貞淑之莊就凋者退於功成吐華者展其含章

困霖而披者如沉醉乘飇而闢者如大壯羣品咸賓乃聚斯堂相觀而善樂不可忘乎霄閒而嘆曰昔者孟嘗君客珠履三千萃庭千古為侈卒為雞狗之雄貽君子之鄙今先生羣芳是賓輔仁於己其視田文之門何如也自晉以還卓哉靖節陶沉徑謝彭澤日與田翁野老忘機而侶相飲而陶撫景而賦詩感物而寄傲将不知俯仰之高深升沉之明晦鬼神之詘信形色之散聚況區區富貴貧賤亨屯順逆能少挂其膺臆哉今先生之

居此堂也陶翁之樂克備有之敢為先生壽於是先生
載色而興抗音而歌曰結廬人境心遠地偏採菊東籬
南山悠然又歌曰曷彼穠矣煜其華矣我有嘉賔德音
懷矣君子與其有陶之風焉

畫錦堂燕記

惟歲壬辰范子叔致政歸自博羅且陟艾張子伯開彭
子伯遂謀諸子霄丘子先期簡于四郊爰集厥旅講修
慶秩仲秋既望之三日癸巳藉溪連子鍾子汶彭子雅

至自東郊劍嵓程氏雲鳳子仲文奎子孟亦至自東郊屏峰丘仲甫乾亨氏雲門氏至自西郊平川董仲子大爵至自南郊暨中城彭一德子孟翁一秀子季徐子伯佶相與會于止山草堂協啟而戒豫甲午之旭卜從陳樂樹絲納纘而發子叔之子梧偕弟桐御于道子叔御于門三揖而入讓而升堂敬交以成禮廼陳几縟獻酬旅錯樂具和奏子叔曰二三子惟玆寵辱敢請卒貺以承訓德於是乎伯開賦泂酌子遂子德子秀子佶和之

子叔曰昔藉天王之寵靈輔牧惟民罔敢施厥惡以懟于有衆其何能德子鍾連子賦采蘩兮汶子雅和之子叔曰匡輔之猷進退之節盛德者當之不敢拜辱子梧進而曰公侯非擬固所辭宜恪共于有位閑于勇退夫子有之請受其卒章仲甫乾亨氏賦陟岵之二章雲門子和之子叔曰垂白倚閭其何能自貽伊阻乎猶惛順德惟閔犕子衷子鳳賦小宛之三章子奎和之子叔曰翼善不敗實二三子是依義方愧也子爵賦鳲鳩之卒

章子叔曰綿德比俗其何敢貪天之祐以爲巳助子霄晉而不賦子叔請之子霄曰重辭曰瀆又何賦也夫張子之言君道也連子之言臣道也子叔父仲甫之言子道也程子之言父道也董子之言天道也是故能收之謂仁能臣之謂義能子之謂孝能父之謂慈能若于天之謂敬五者行於不替何德如之吾聞之古人之燕左監而右史廣儆修昭紀訓也卒禮而不亂懋德而不荒是謂能享其得而無錄霄不文請爲直史子叔曰愛德

之辱浮實是懼載錫永訓敢不顧諟以對揚休僉曰録于霄拜而録

遊武夷記

張子講學于崇將歸汎舟窮武夷之勝其徒二三子從焉遡流而上觀大王峰曰美哉壯乎嚴而紓鎮而毅矯而不回可以觀德矣觀兕矛峰曰武哉恍恍乎弗可禦已進善其足興乎觀鐵障峰曰二三子慎哉障以防欲懼其弗崇障以蔽心錮將奚通是故君子貴善用也觀

玉女峰曰美哉溶溶乎肅而不厲婉而不褻峻而不危正而不倚麗而不飾其聖德之至乎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文王之謂也有餘慕矣觀大藏峰虹橋棧列仙槎横豎曰幻哉神乎莫之悟也已夫流峙之崇深陵谷之變態吾不知天地其幾刼矣風燈泡沫其紫陽之感乎過金雞巖聞洞聲相應曰二三子聽之夫虛則通通則應天下之道感與應而已矣可以觀學也謁紫陽書院登高明樓望大隱屏曰美哉渾渾乎欝而不亂廓而

不蕩區而不渙涵而不隘回而通夷而辨非大儒之居其誰能收之有遺刑矣觀仙掌峰曰君子貴乎也觀天柱峰曰君子貴玄也觀題詩巖曰君子貴藝也不貴名也觀茶竈石曰君子貴用也不貴棄也觀天遊峰曰崇履非難崇德非難觀鼓子峰曰不聞非病不實是病窮九溪而後返曰曲而通利而恒循度而趨可以觀知矣觀一線天曰奇哉數之原乎畫一而象著乾坤定而八卦列可以玩易矣登三仰峰曰昭明哉其治世之氣象

乎萃羣秀而位之卑尊定小大宜可以觀政矣巍乎其不可踰也可以觀極矣恢乎其不可量也可以觀度矣雖峻造弗是過也乃返丘子曰張子其能師也乎心通乎道故忘物言通于訓故道章二三子識之乃記

佩蘭記

裘子愛蘭闢九畹種之風露交香蕭艾俱化一日掇其芳英紉以為佩援琴而鼓孔子之操曰蘭非衆草伍深谷能獨芳緑豔不自媚當為王者香其友聞而曰得無

袁子出乎訪之果出咸賦同心之言以贈之於是度閩關下楚澤歷吳越齊魯之郊所過香名滿耳至燕聖天子聞其清馥拜貴溪令至則為治馨香人服媚之未幾秋風拂佩遂動九畹之思即命車復開孔畹種之止山子慕風而造其室袁子握手若故知享之酒酣袁子出其友所贈之卷相語曰今者與子同心獨無言乎止山子曰昔子之往也諸子賦其出今子之來也吾當賦其歸矣遂醉摘蘭英取莖扣尊而歌于九畹之堂歌曰淵

明愛菊君愛蘭淵明歸來君亦還異世氣味絶相似同有詩聲天地間於是引火更酌頽然相對如夢寐亦不知歌聲之為蘭臭蘭臭之為歌聲也

蘿峰記

江子托迹於江湖之間而自别其號曰蘿峰主人丘子曰吾聞諸尼父山水異形動静妙會若子得無仁知兼體者與汪子曰否吾奚敢能托適已耳丘子曰子能言子之適乎曰鄙人之國去東北二十里許有松蘿山焉

吾考槃其北而南其山惟山之半石壁嵯峨惟山之巘松蘿交錯孤峰亭立列屏張幭拂天關於空濛拒地維而盤礴岙崟嶔嶔欝欝盈盈傲踈簾而抱秀排衡閭而送青登堂若拱出門如賔開一方之雄鎮貫四時而長春方時之晴霽也風交垂篠春花落而香浮月浸踈蘿寒光凝而翠滴惟時陰暝則老藤蜒蝘驚虬起而動雲雷接葉帡幪高螺擁而籠烟靄順時變態曠心怡神每忘言於獨坐時舉酌而相親樂哉此峰永矣訂盟故引

之以為巳號非靜與性宜如仁者所樂也丘子曰吾子慎所遣哉夫君子善用其情則感象而得師不善用其情則玩物而喪志同行異情彼得此失是故君子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協于克一乃成其名葢因物則悟象因象則悟性在物非遠而在我非近也故曰得象者忘言役情者滯物子日求之行當自獲視彼仁者之樂於吾行乎奚悖汪子晃然曰由子之言萬物倫我豈惟蘿峯哉豈惟蘿峯哉

山中集卷七

山中集卷八

明 顧璘 撰

說類

廣圖說

徐子之昆弟將異居其友圖管鮑為贈丘子因圖以廣義凖經以昭倫作圖說以貽之其義曰聖人則心其次循言其次悟象則心者無迹循言者利行悟象者振志

是故易感莫如觀象啓性莫如繹言速化莫如養心聖人遠矣則心者微循言而入感象而起其君子之志乎今夫天下之物孰爲大道盡之矣道孰爲大倫盡之矣倫有五其四曰昆仲也其五曰朋友之交也古之聖人觀物而知通觀感而知化觀性情而知樂觀音聲而知文故播之雅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雖以正國棠棣其朓朓乎親親之道至矣故先之伐木有倫

哉其尊賢也故次之傳曰弗順于親弗信于友昭其叙也親而弗弛故而弗棄厚之道也是魯之世訓也知叙則行不迷知厚則道不廢管鮑之義今古與之篤友者慕圖之有足感矣徐子於其弟親也異其居勢也順勢於情無垣於勢倫盡而風遠矣或曰昔人美仲山甫云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惟賢者致賢善諸友必善諸昆弟可以觀徐子矣

達齋說

張子伯海以達名齋有取於水也訪義於丘子丘子曰思無泥理文無泥辭售無泥取達乎張子曰不丘子曰獲上無泥志宜下無泥令流遠無泥聲達乎張子曰不丘子曰言而無跲行而無躓從心所欲從容中禮達乎張子曰達丘子曰善夫子之志達也請語子山下出泉蒙達之本也流而不息達之實也江漢朝宗于海達之至也是故養其初之謂蒙緝熈其學之謂不息致其道之謂朝宗于海是故善學者其達也如流水不善學者

其達也亦如流水蓋善則達而不已不善則達而日畢可畏也已張子謝而歌曰水乎水乎逝者如是夫載音而去

愛雲說

雲敷澤雨下土芭者甲者萌者達者華者實者槁而零者皆浡然興莫之或禦用不既溥矣乎然咸歸功於澤雲弗與焉今讀雷處士傳自托愛雲覩其行皆軌動以風世務施而不德之事人但知為隱君子是能退然不

有其有故莫之或知愛雲得無取象之然乎今厥孫龍津子業儒志在民物不知亦有得於王父者不有得充而拓之相業也

雲巖說

丘子嘗遊于白塔山抵萬仭之巔據磐石而坐俯首而縱睫焉時曉雲初隮充斥六虛萬彙潛形漂漂漠漠欝欝英英有如混沌肇開剛柔未立而渾乎無際又如溟渤汪洋波濤翻沸而茫乎莫測也丘子顧左右曰真大

觀也頃之暘谷賓䆠巽鳴天籟忽爾練飛縞斷輪轉葢縣或盪胄而度或捧足而團或飄揚而奔騰迅倏或徘徊而意態俱閑詭變駭眸千態萬狀丘子復顧左右曰真奇觀也又頃之耀靈既晼碧落長澄則歛跡藏蹤神驅鬼策而杳乎莫知其所也于是丘子振衣而起浩然而嘆躊躇萬仞之岡而莫能去也左右請曰先生若有得而又嘆何也曰非爾所知夫君子之道如雲無心故天下用之足以冐四海而潤萬物則與時卷舒隨在安

閒至其成功斂焉以退不同物而滯迹不與時而爭能故其始也天下莫知其有而終也天下莫知其無其有感於雲乎左右莫之喻越時晉安鄭子持雲巖卷相視丘子因述昔遊以相語鄭子喜曰善夫子之能道我雲巖也請書之乃爲之染翰焉

半窓說

雷子結屋讀書而南其窓于時撫卷而會心參化而悟象緣感而暢音多於窓坐焉得之乃自號曰半窓子丘

子曰半之義何謂也雷子笑曰夔牖耳僅足當他窓之半非有説也丘子曰否不然也夫半全之分也君子體其全而處其半謙之道也是故用其全則盡物而不足用其半則資深而有餘君子所以居謙而自亨也故易謙之辭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謙有而不居之謂盈所以用其全也吾嘗博觀古人之道周詩祝其君曰如月之恒夫恒半也不言望而言恒何也蓋望則虧繼而恒

將就進也孔子觀廟器而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可以觀戒矣老子曰大成似缺有其全居其半缺之義也人亦有言留有餘不盡之利以利天下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留有餘不盡之用以還造化請廣半窓之意雷子曰子之言則吾豈敢吾嘗坐窓之下時見春草流青夜月流素掩映之間但見其半而景意不窮故吾樂吾遣乃名吾名而奚有於子丘子曰有而不居吾固嘉子能以謙道有終也或聞而曰丘其納約自牖

跋

跋類

跋青山雙璧卷

傅氏二子幼善屬詞皆蚤死君子惜其不壽丘子曰壽之義曰久存没年也非壽也百歲曰期亦且死泯泯而委之壑何衆也二子才以言見必名以言存庶幾古人謂其次立言雖久不㢠者則視泯而期者孰為久近丘子曰二子壽

跋武岡守傅公交際書簡卷

公没於官啓笥惟交際書簡若干幅鄭宜人藏而歸之授其二子二子著重而藏之示守也丘子曰公貧於官可以觀臣道矣重於交際可以觀友道矣宜人知義其所藏可以觀婦道矣二子知守而弗失可以觀子道矣一事舉而彝倫具可以觀傳氏矣

跋林豐二翁詩卷

見素翁成化間蹠光徹天地五谿翁嘉靖初蹠明争日月見素翁為御史中丞撫江右如氷雪征西蜀如震霆

位司冦如秋霜五谿翁魁天下如景星位内翰如春陽

晲譪漳海如閒雲於戯玆二翁之至文也詩其餘耳

跋周少叅汪刺史與傅丁戊詩文卷

丘子曰干旄詠息下賢之禮廢孟箴既死友德之義荒

今楚八厓公叅知藩政白泉公爲郡刺史皆以二千石

大夫下布衣慎賔客禮使二公相必握沐必吐哺以接

天下士其文章必郁郁乎駸諸古之盛玆特其文之一

與

跋董氏世德録

東屏公治崇之明年政簡而庭清民安而吏習因暇出其所藏世徳録若干卷載諜重梓兮霄歷覧而言曰竊聞之次以相繼之謂世善以成性之謂德是故君子兼善于通獨善于塞時而出之為可繼焉已耳締觀董氏自唐侍郎乂公以下凡若而人其出也皆推道嗚義上而為良臣下不失為循吏自宋盤澗先生以下凡若而人其處也皆䌷經正志上而為名儒下不失為高士前

芳後武父作子述歷有時代而似引無替古今可多見邪今東屏公爲政一無所茍其將世德作述也乎夫修德以啓世仁之訓也修籍以紀實義之承也修孝以事先禮之本也修文以詔後信之徵也是録修而四善備世德之光也于是乎跋

山中集卷八

山中集卷九

明　顧璘　撰

辭類

賁丘辭

賁丘先生初事儒而養器於鄉校事母至孝時將試策於主司筮而得賁之六五乃感於象而嘆曰賁内離而外艮也夫離為文艮為止國外而家内也君外而親内

也內文外止顧遺親而急君邪吾飾其躬以事其親何
賁如之遂陳志求養於是矢心丘園竭菽水之懽樂曰
用之常而慈愛交輝焉或謂之曰吾聞君子之事親也
大孝尊親其次顯親其次樂親子安於素樂則樂矣而
謂尊且顯則未也賁不云乎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子盍圖之先生曰六五以陰為賁
之主象在丘園蓋陽進而陰退也陽動而陰靜也陽顯
而陰晦也吾奚惑及親沒守賁益堅遂自號曰賁丘亦

志也因復質義於止止山人山人曰富哉易也夫五君位也六以陰柔居之有下賢之象故其辭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又曰吝又曰終吉夫帛招之旃也戔戔淺顯之貌故賁於丘園也今聖天子廣求山林隱逸為國家得人其將有束帛而來者乎雖先生抱賁不渝若可吝矣苟從人以成賁之功不終吉邪先生笑曰否凉德緜行猶帛之戔戔在束無足多也惟不荒我園丘遺鴟𧍙鶴賁在中也吾守吝以求終吉他又何慕然自六五進

而生上九有子之義上九之辭曰白賁無咎上得志也吾將以白為訓使兒曹補賁之過而無咎焉或上而得志吾願也山人曰善用賁

素軒觧

素軒子早學孔孟而以所學善其身行年五十林卧霞棲充焉内足不願乎其外也因后溪子問壽於止止山人山人曰吾静觀天下之物素則渾堅華而易靡是故惟素為最壽曰可得聞與山人曰吾嘗遊藍原之埜飲

于素軒之下觀其鑿池數畝引流千尺雙澗澄縈百卉環植亭約波光樓依雲直下虬枝於前楹屹盤石於中坻花次第而長春竹扶踈而藏日朝濯纓兮暮濯足靜洗心而動洗耳風交踈柳卧壯飔之爇黄月倚高梧泛小舠於鑑碧蘭佩籜冠翎氅鞭絹南薰鳴琴高舂玩易時則呼月招雲歌狂興逸縷銀絲而傲氷霜浮金鬱而揚芬爻志大小之往來同鳶魚之潜戾此其爲得之素而胎之乎壽者也后溪子懼然曰子之言素得無絹乎

山人曰子何隘於知素也亦不聞乎昔者凋林剪綵花砌氂錢其苑囿也金龍吐旆玉鳳銜鈴其户牖也乳狁飴釜畫卵雕薪其食享也雉裘鷫冠錦幃肉屏其服御也山節藻梲而室龜紉軝錯衡而軒鶴其玩畜也是以士夭身大夫夭家君夭國萬乘而夭其天下然則素軒之素也何有於絢邪是故君子樂彼日用與物相忘禮閑弗越義路是蹈不僭不濫匪琢匪章閟炫已以矜物無飾表而中戕是皆素之為義也惟夫有諸已之謂德

及乎物之謂仁惟德惟仁惟壽之楨吾故曰道莫壽於素也素軒子聞而喜曰富哉素義我行其無貳

仕難解

涪州子將仕止止山人亦託干祿隱行將有別乃感於時作仕難以遺之曰昔者山人與子共燈火時嘗語山人曰丈夫子須特立於時毋涅於俗苟與草木同凋朽非所以謝造化也山人曰子之言然既而子宦學成均山人亦奔走圖養雖相遠去而砥礪前言

洎今弗急顧今之世舉好尊而悅諛苟有分位相臨則責備罙至欲方屨而蹈直已而酬或顯則承羞幽則斂妒取疏而敗名卒無以售所志苟欲位升而闢流展其志意廣其眉睫非澳涊媚幻不可必得而君子終疾首不屑也今山人託祿隱於教職乃今之卑官猶得藉師道以自重周旋儀度可謝奔走以避譴怒子行將有民社得無分位相臨之勢乎簧舌磬腰脂容韋體非所便習而謂能將有遇耶夫紉狗簪綬

非人所難君子貴投身於磷淄而免也將執故不渝抑變武以殉之與或者曰尺蠖之屈所以求信與其悍悍無益於時無寧由由以偕俗也或者又曰寧範馳驅而不獲計枉直於尋尺之間而降志辱身雖泯泯於屠市釣荒有死不為也二者將安從哉山人為之解曰夫人剛則失物柔則失已二者偏之為疢耳夫君子之道有似剛而非者義之正也有似柔而非者德之謙也夫列爵所以辨分

分定則禮立禮立則和行君子所以重素位正之秉也善蓄德者不以其所能者先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媿人故大知若闇盛容若愚讓之從也二者相錯以酬於天下吾知其免夫是故君子不窺徑以求捷不捐階而自沮道之光也至於遘不遘乎時庸不庸於位命之尸也子能執以試諸磨涅之間乎浯州子笑曰吾聞之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丘之言然

辯類

怪辯

丘子遊山與翁子夜宿武夷之高明樓中夜有怪作人語倚門不進曰同遊不樂乎何睡之蚤也丘子應之曰我戴晨而遊抱日而歌汝胡不吾和而同吾樂胡深暮而來也怪應曰不能丘子亦應之曰我亦不能怪嘆而去丘子就睡翁子蒙頭屏息不敢語明日路問丘子曰物之常人之怪也人之常物之怪也翁子曰語胡而通

丘子曰物常其常我亦常其常耳翁子曰能役乎丘子曰彼不能變怪而常所以物也我不能變常而怪所以人也翁子曰能害乎丘子曰彼之於我猶我之於彼也翁子曰能去乎丘子曰天地自然之理爾理可去邪翁子之疑釋

喻嚳紀辯

止止子曰蕉鹿具而寐寤混蝴蝶交而物我忘夢覺之不辯久矣是故晝夜者促夢也今古者大夢也孰為喻

囈而孰非唸囈耶人亦有言堯舜夢治孔孟夢敎禹夢水稷夢稼周公夢禮樂秦漢以下各以其知之所能為夢而六經百家皆其唸囈也然與不然其實境今安在哉然則華胥散仙之紀唸囈者唸囈也非托也且其曰以游仙為事不知其以世為夢而求覺耶以世為覺而求夢耶散仙笑曰是亦子之唸囈也

醫辯

藍子者學於老氏淡然於外物而嗜於醫或告之曰是

亦欲焉已耳夫情有所偏重志有所定趨而能謂無欲邪吾聞有道者心無所係而適適爾也藍子曰執術以求直天下之通志也役役焉耳吾將工於濟而不工於報也吾將得術而忘術也吾將一物我而忘之欲天下皆我忘也吾將以求仁也而子謂欲不亦異乎君子於是乎多其能術于時或有病氣者嗚而走痛治者曰疢熱中鬱氣由邪道耳劑之寒而疢日益或又曰鬱乘温則散抱寒則窒乃劑之温而疢日益藍子曰二者不知

中和之道也温凉並施寒燠兼劑夫誰而憂治丘子曰有是哉子之昧也吾聞醫之道輔其弱抑其彊而已矣何有於是藍子曰人之一身猶天地也天地之氣陰陽而已矣在人之氣寒燠而已矣陰陽相勝則天地疾寒燠相勝則一身疾善者調而和之是故天地之氣和則春無凄風秋無苦雨冬無愆陽夏無伏陰而萬物不疾人之氣和則六脉不亂五内不傷九竅不窒七情不鬱而百體不疾夫益弱而損彊治之善政也益之益之弱

將彊至損之損之彊以弱懲是豈利於和物之道哉是故善將者無定算趨其利於勢則彊弱皆精兵也善治者無定法趨其利於從則善惡皆馴民也善醫者無定方趨其利於性則溫寒皆和劑也故曰膠漆之子不能授以弄丸之巧蔡藿之家不可語以大烹之調無他所執者固而所知者拘也丘子慢然曰達子之說可以使功可以使過可以任賢而位能相之道在是矣作醫辯

玄虛子養真於石洞之白室一日過止止山中止止子相與坐於草堂而問曰玄虛之旨可得聞乎曰守吾之靜養吾之虛虛乎其虛乃玄之居止止子曰敢問何謂虛曰守吾之靜探吾之玄玄之又玄至虛之門曰曷二乎曰玄為虛祖虛為玄母合玄與虛至道之府曰然則子之道外靜則無事矣曰子之道不云乎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是故耳動於聲目動於色味動於口臭動於鼻意動於順體動於適夫惟動之不已則六根相搏衆

欲投之如水赴壑於是閉玄竅以張王據虛臺而跳躍或投富貴之鑪錘或抱利名之槖籥競徙薪以就燃甘煽焰而同鑠則其為害也不亦虐乎是以吾將収吾明回吾聰安吾息清吾唇降伏意魔拔去動根存三抱一守靜合真于以周流乎六虛之表而出入乎玄牝之門也止止子曰吾聞守靜之家尚無為貴自然以子之言必致此身於枯槁絶物而後已則亦勤且苦也夫陰陽者道之體動靜者道之機感通者道之會死生者道之

紀故君子養靜以開動涵虛以待應守正以竢死盡性以至命不亦循其自然而安其靜定也邪今克孚之操雖遺世獨立重關深林不能不以草木為徒泉石為隣晝夜為交寒暑為賔則其觸外感中安得斬情而冥其靈邪吾聞古聖人之行至其為用也神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非天下之至玄其孰能與於此其為體也靜故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虛其孰能與於此

故曰體用不離與道為體動靜交定優入聖庭玄虛執而不下既三日復來山中止止子相與探伏羲洞大演周易乃憮然仰太虛而嘆曰至玄之道盡在是矣既别去復請言於止止子止止子曰至玄至白至虛至實先天者極後天者迹迹不離極極而離迹渾乎無端超然自得

儒辯

監生以秀選入儒學丘子揖而進之曰聖人以儒設科

子事於儒而知所求乎哉昉周官有曰儒以道得名夫道物之則行之極也昔者魯哀公問儒於孔子孔子數儒行而備對之說者謂非孔子之言直戰國之習蓋以為漢人語也予於是益慨今世之不知儒其去漢人又遠矣夫漢人猶知儒者戴仁而行抱義而處慱學待問懐忠信以待舉先勞後禄難合易去於道不亦近乎今之為儒佔畢於章句刻畫於詞藝窺擿以前人務臨深而高已其視漢人之命儒何如也夫儒之學曰明德

新民止至善是之謂天德王道而已矣士之命志於儒也必思國家所以設學校以育之將以陶吾之德也設科選以升之將以登吾之才也其博學强識必曰吾致吾知也修辭立其誠必曰吾居吾業也有司知之進吾進也其不知之非吾事也上而宰相知之進吾進也其不知之非吾事也是之謂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使博學而强識恐恐焉人之不吾知也將以昭焉修辭未立其誠恐恐焉人之不吾知也將以昭焉其為

儒也異乎吾所聞矣昔夫子語卜夏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儒一而已矣君子小人於是乎分可不慎與可不慎與詩曰令終有淑蓋言君子善慎始也子知所正志哉

山中集卷九

山中集卷十

明　顧璘　撰

傳類

高石門傳

世之慕曠達者皆謂嵇阮劉李諸賢得醉鄉之樂為能養其真以成其名丘子曰醉鄉之徒乃負其不羈以俛仰于時不得直其志乃托諸酒以自廣焉耳當其酣酾

沉着任真率出繩度以傲睨一世真若有以忘天地之為高厚日月之為晦明古今之為久暫與萬物相忘於無何有之鄉矣使其酲解寤寐或觸而感其能釋然于懷邪愚謂醉鄉之徒非真樂也晉安石門子早善屬詞不樂進士業每謂文至牽飾比偶猶之留鬚眉以傅脂粉無足學也遂洸意爵禄之門而結霞上之居又自號曰霞居子善畫善隸草善八分書家貧性嗜酒日以飲為事御飲輙盡醉醉則狂叫放歌由由焉任所適醉甚

則散髮赤脚飄然舉舞仙幻宇宙又自號曰峯仙子由是孤潔一世知名海内時軒蓋造之廹則見之求其所能則不得蓋不欲以所能工媚也及醉則雖尋常人投之楮素懽然揮墨任意縱横而結搆峻古意態突兀醒則雖工意為之皆所不逮蓋其適在酒而神在醉故邪鄉有宋子者與之善癯歲弗愈一日造問之宋强疾移榻就堂相見因享之酒酣宋出素請畫遂染筆寫鞠數本倒垂懸厓而掩映於江波之間香姿隱隱有飄拂流

動之狀宋子泠然竦異因再請復寫奇石亭立雙竹淩空蕭蕭數葉風韻若有聞焉宋躍起視之毛髮俱竦是日瘧不復發而就差焉時為之語曰少陵有佳句不若霞仙筆醉後掃丹青往往神鬼泣其妙入神態有如此者夫求樂而得所樂樂在物也樂所樂而忘所樂樂不在物在我也石門子於酒視醉鄉諸賢托以自廣焉者何如也歲癸卯行年五十疾革夢有畫舫載巵促其登舟者遂呼家人進之酒再飲而卒先數月武夷霞峰子

卒相去千里不及有聞垂沒之日曰霞峯子先我往矣此人志在當時不酬所欲惜也聞者謂其讖語而不知其守靈不亂而能前知如此既沒聞者惜之卫子曰孰謂忌勢分一貴賤者顧不能了生死邪夫生寄也死歸也彼不悲而人悲之不能使彼之不悲人也石門子姓高氏名瀫字宗呂居石門山貧以自耕又自號曰庖羲谷老農氏云

文信侯傳

文信侯者姓石氏名方字文古先世事混沌氏兄弟分鎮諸岳嘗從女媧氏立大功封爵不及遂隱焉其族由諸鎮居布天下五方殊習而氣類遂分家于越之青田山者其本宗也子孫視他族尤為温克秦漢以來朝廷聞其賢遣使奉金聘之既至質而少文因耒命官乃痛自琢磨日就規矩而習好古史籀氏書於是文雅日著上悅賜之彩命就史館授著作佐郎于時國家有聘問交鄰之禮於詞命經其潤色者益信重於其國天子以

善於其職封文信侯食邑南方雅好仙術於是辰州貢丹砂蘄州貢艾他隨方物或貢鵝翎貢絮貢草麻貢芝麻膏以供丹事乃鑄顏渥如赬如見者咸愛重之而朝廷信任益篤但性剛或館寓不得其所輙怒自傷由是寵任少衰間取有庫君子孫之齒者與木氏代其職而規度悉遵石氏無能改於其業而石氏世官亦罷置不常他族間有文彩精粹賢於本宗者率多取顯于時不廢其世爵至我皇上特起金氏為之專從事上卿執政

者有客聞許直達禁闥而其職益重矣

茅中書傳

茅君名聚字約之初為中山王護衛卒歲經烽刃有死不去王嘉其忠分封其子孫共有疆土茅氏之族遂廣焉歷勾芒氏祝融氏之世族類皆柔弱罔克任事故無登用者及白帝西巡所過以肅殺為事茅氏始化其習稍稍勁直可用而世猶以微族見遺秦始皇時忌古史剛方不便事于是蒙將軍迎上意薦羊氏居史館為中

書以柔順便旨歷世因之遂為世官當時無有知茅氏者茅氏不用散居南荒者反側不常漢世祖興命伏波將軍討平之乃樹銅柱視功宣天子之命令曰吾居夷者夷之居中夏者中夏之自是茅氏據我疆土者悉風靡效順及宋以來欲史氏大書以昭垂於後始病羊氏軟美順從非古良史于時有薦茅氏者乃遣採訪使以其先世為衛卒持兵刃招之一時連茹彙征上命爬疎洗其柔不克立者餘悉以次整齊之慮其渙散不用命

茅氏悉受約束詔金湯侯以風灰元酒飲之令醉乃梃之少剉其剛悍之性明日即拜中書果丰神勁厲大非羊氏所及羊氏自此不得職因訴其世居史臣有功與茅氏爭位上遣石方鎮烏中丞白内翰治其訟三公會辨於庭謂茅氏剛而踈可大受而不可小知羊氏柔而客事無纖細未嘗糊塗宜各録用以器其材上可其奏於是並位中書焉

景嶸傳

工者景縈氏巧人也精於製器凡厥施巧雖大匠莫之喻者葢忘於法而得之心也有索其器必越數月然後得或期年得或一二年得或四三年得遲回而出之昭其重也命以衆之能則辭設難以困其知則踴躍窮思以應之𢬵於貧必窘餓然後出一器而鬻之市好事者奔之僅免則否弗病力焉一日見𢬵子𢬵子曰㢟若巧則富若直何憂於貧對曰小人工於巧而不工於求富也取者弗識我且弗輕以衆遇我心且弗樂又何枉其

巧為亟亟器于家僕僕衒于市雖得之如倚頽則如死於餓工子悵然曰今之工仕者不泚若人也其幾作景檠傳

楚人傳

楚人有入閩業鎖鑰者居清憲河之上巨足求履於市弗可稱者乃囑皮氏為製之成持以鬻之又弗稱楚人自憤曰約而還之是不信也取而寘之是不情也終身而不履是亡禮也遂引槌鑿刖左一趾噴血滿室不色

變又刖其右趾雀躍於河之干濯以就履焉視者環堵而愚之楚人莫之顧傲然若得卭子聞之曰使天下皆能痛治其私以循厥度如楚人之勇焉俗其幾矣其後卭子遭之途果無二趾

山人操舟傳

止三子與程生君正將適越舟次城村有山人將之市呼渡甚急渡者曰舟楫具盍自渡而嗚嗚然也山人遂取楫放舟未中流漂蕩而下山人驚悸不自支將遡

泝而順鼓欲左舟而右楫顛倒失措而舟愈蕩有浣童子紿之曰急跪拜可止山人即跪拜環江而視者為之拊掌絶倒山人力窮乃呼救甚哀為有力者泅而渡之止山子顧君正子曰子識之學不達於經濟使居位操政柄不至顛倒謬戾而淪胥以敗如若人者幾希其能免天下後世一拊掌邪故曰上者舟也下者水也水以載舟亦以覆舟葢善操則濟不善操則溺

箴類

禮義廉耻四箴 有叙

予嘗善管子之言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禮不立則亂興義不殉則悖生廉不飭則穢及耻不遠則辱至四者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可不畏與因大書四字於堂壁復為四箴以自警云

天地定位乃立厥體萬品流形雜然終始三千三百人道綱紀如圜有規如方有矩出入一不由刺興相鼠物得

而叙嘉會爾止君子之門敬哉率履

右禮箴

萬變之質此心之權列敵度宜匪利其眩議而後動擬而後言剛以斷之方其外焉利用惟和乃罔后艱無適無莫與時周旋砥焉大道敢不顧瞻

右義箴

哲人持介乃德之隅是非克明取舍不渝萬鍾不足一芥有餘得不我加失靡身累胡冒貨賄為天下罪借曰

寘頑職性斯戾不監饕餮千載形穢

右蔗箴

人有聖賢亦惟我族有靦面目乃禽乃犢惟奮作鋭忍辱曷續甘下以居聚流于谷天匪我嗇胡為不淑棄善若塊護短如玉百爾君子誰無羞惡

右恥箴

山中集卷十

山中集跋

詩之教曰溫柔敦厚夫心正而後辭順辭順而後聲和聲和則溫柔敦厚舉之矣周轍東而雅亡孔聖删而絶響教學不明治心無術是故性情戾而聲淫趣鄉卑而言陋詩道熄矣雖然文與世相升降製格變而道存律調殊而聲一後世言詩率以盛唐近之以其渾含有三百篇遺意焉他其無足與乎吾師止山先生早治詩以明經進時其吟詠葢得之三百篇者而以唐人之音律

發之耳獻忠恒侍於先生辭溫而氣平能羣而不比論學必要諸心而不執於聞見論事必質諸義而不滯於成言是知其詩皆原之性情成之學術其為教者即此焉在嘗得其北觀集與在門二三子私相筆授慮其弗廣載謀梓之先生夙負四方之志學浮於位而隨所履歷感斯詠焉有山中集南行集東遊集西居集北觀者乃觀光于北時所録特其一耳嘗并請登梓先生不可於戲玉抱潤不以璞固而蔵輝珠含光不以浦淵而沈

彰縣知諸集終當並珍於時也嘉靖丁未蒼梧門人李

獻忠謹識

歲丙午吾宗師止山先生既蒞教元鍈進而問學先生
曰心有所匯雖兀覺可以語道趨眩於的即謨訓亦為
粕燼子無泥焉既數月進而請益先生曰道豈多乎哉
比類則通株守則固子無疑焉又數月得先生舊所著
詩文數十卷莊閱誾輙復收之曰是未足以敎也元鍈
作而曰昔聞諸先生夫茍善學奚物而不資夫茍不善
學奚資而不物是故觀鷄雛而得仁觀怒蛙而得養觀
擔夫爭道而得書夫亦人之學也况先生所著人倫備

而物理該而謂數學將不在是也則弟子爲惑先生哂而不答於是得北觀山中二稿卒集焉因與同門者載鋟之木用鳴吾人之篤信且以廣所聞於先生者門人石元鋏頓首跋